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自清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朱自清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806751466

10位ISBN编号：7806751467

出版时间：2003-2-1

出版时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作者：朱自清

页数：2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诗歌，抒放我们的浪漫情怀；散文，倾诉我们的心灵密语；小说，容纳我们的英雄梦想。每一种文体，都有它不一样的魅力。

《名家名作精选》系列收录了22位著名作家的经典之作，这里有他们的离合悲欢，苦辣酸甜，他们为青春歌唱，为爱情幽伤，在特别的岁月写下了特别的文字。

让我们随他们的笔迹再回味一遍青涩年代，再温习一遍陈年旧事，让我们再感动一次。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

他的散文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温州和踪迹》之二的《绿》等抒情散文。

朱自清的散文不仅以描写见长，并且还在描写中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已被收入中学课本。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荷塘月色背影阿河哀韦杰三君匆匆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扬州的夏日看花我所见的叶圣陶论无话可说温州的踪迹航船中的文明《背影》序女人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给亡妇你我德瑞司登莱茵河巴黎《欧游杂记》序威尼斯佛罗伦司罗马瑞士荷兰柏林飘零一封信《梅花》后记怀魏握青君儿女说梦论严肃论气节论吃饭白马湖春重庆行记海行杂记正义论自己论别人论诚意论做作论青年春晖的一月刹那论书生的酸气说话谈抽烟冬天低约趣味论雅俗共赏论百读不厌择偶记说扬州南京潭柘寺 戒坛寺《子恺漫画》代序《白采的诗》写作杂谈关于写作答问论朗读《燕知草》序《子夜》白采撩天儿如面谈人话论废话话中有鬼

<<朱自清散文>>

章节摘录

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
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
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
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
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
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梁元帝《采莲赋》里说 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櫂将移而藻挂，船

欲动而萍开。
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
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阿河　　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
那别墅是在乡下。
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
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
水面常如镜子一般。
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
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
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
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
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
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
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
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
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莳着花草。
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
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
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
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
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
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
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
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她们找一个好好的女用人；长工阿齐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他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

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
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
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用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
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
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
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
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
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用人来了，她 的名字叫“阿河”。
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
”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
”我说，“哦。
”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
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
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
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
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
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
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
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
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
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
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
好！
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
”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
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
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
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
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
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
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
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帖。
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
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 窗前看她了。
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
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
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
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
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
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

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
她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刨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
我不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
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
我领她走近了柱子。
这时我像闪电似地踌躇了一下，便说，“我……我……”她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
我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
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但终于刨完了一支，交还了她。
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
我窘极了。
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
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
于是远远地从容地问道，“你会么？”她不曾掉过头来，只“嘤”了一声，也不说话。
我看了她背影一会。
觉得应该低下头了。
等我再抬起头来时，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
她似乎总是望前看的；我想再问她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
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便回到自己屋里。
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编辑推荐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
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